穀山筆麈

穀山筆麈卷之三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于緯校梓

迎鑾

天下之事有機機之所在有不可以理論而可以勢解者此策士之所以勝也凡天下之事有可為而不為者此其心必有所在而難於言拂而語之千百言而不入探而摽之一二語而有

餘與所謂機也秦檜之殺岳王世以為守金人之盟綜其實不然殺岳者高宗之志也高宗志不在於迎淵聖而檜知之耳我 英宗北狩羣臣疏請迎復至再三不報虜酋伯顏也先索人出迎至再三不報及送至都門竟無一介行李及於迎駕勢窮情極遂至自入 景帝之心可知也其語諸大臣曰當時大位是卿等要朕為之及遣使入虜又命之曰若見也先等好生說話不要弱了國勢蓋欲激怒而絕之也當是之

時君臣大義骨肉至情豈足動其聽哉惟有利害可陳耳設有戰國策士必將說之曰今不亟迎上皇虜日以上皇為名擁車駕於前行入居塞上攻剽城邑守邊將吏不敢北向發一矢又迫上皇傳旨索金犒虜邊臣何以予之一年不迎一年不止是坐而自困也此其小也萬一上皇怨陛下不迎扈從諸臣有如喜寧輩進策擁胡騎毀萬結一二邊將由甘肅寧夏而入直至咸陽復正位號布告天下東向而請命於太后

陛下胡以虜之周王以狄兵入有故事矣此其
遠者萬一邊鎮親王有為不軌之謀者以迎駕
為名稱兵塞上假托祖訓合從諸藩即其謀不
遂而朝廷固已多事矣惟有亟迎上皇奉入大
内則群謀自觧禍難潛消陛下安枕九重之上
孰與懸口實於天下而陰受其害耶此言一出
奉迎之使立遣矣而在廷諸公不聞有言及此
者𢌿徒以君臣骨肉之說進宜其不入也何也
利害之念重必有甚於所慮者乃可入也

二

嗟夫于少保之功豈不大哉然君父蒙塵普天怛痛而少保以社稷為重擁立新主無一語及於奉迎豈非慮禍之深不暇兩全耶吁亦忍矣是時去建文時方四十年而人心不同已至如此然天下莫以為非豈非利害之說深溺而不可返耶少保嘗自嘆曰此一腔血竟洒何地其言悲矣夫一心可以事百君死生利害惟其所遇盡吾心而已何所不可洒耶當時群臣奉迎

之請　景帝不欲也使少保一言未必不信其後易儲之議使少保以死爭之　憲廟亦未必出宮徘徊隱忍兩顧不發身死西市飲恨無窮可不哀耶夫社稷爲重君爲輕之言爲人君設也非爲人臣權衡於送往事居之間可以是語決也若乃登埤而謝曰國有君矣所以消敵人之望如分羹之對耳豈爲私議於君臣之間可以是爲動止哉而一時迂緩之士卒以爲口語至使君父辱在穹廬坦然不問社稷爲重君其

弁髦耶

藩封

高皇帝衆建藩國封二十四王且半天下惟吳越不以封以其膏腴閩廣滇僰不以封以其險遠慮至深也然事有便利不可不變通者即如雲南一省在古所不臣自入版圖即以西平世守黔寧之烈民吏畏服二百餘年來聲教浹暨可謂便矣然沐氏盤據既久人心頗附漸有跋扈之志如朝弼兇殘不道自干法紀朝廷索一

婦人至二十年而不得非 今上英明縛而付之法吏不幾成唐之中葉哉夫沐氏強則尾大不掉朝廷之法不伸沐氏衰則屏翰不固朝廷之威不振皆非長計也莫如建一親王開府其地將鎮守之兵改為護衛使得統兵御吏與 國初諸王等黔國以下悉聽節制内可以裁沐氏不共之心下可以堅滇人嚮化之志即使僰滇之路聲教有梗雲南猶國家有也假如交趾未棄將建一藩滇國使得握兵御吏與內諸侯同

其人以為有王不復生心而交南長為國家有矣孰與捐之夷狄乎故元混一華夏六詔西域皆王其子弟厥後元帝北遁梁王保有雲南蜀夏既平乃入王化其在西方者亦覓不得剪除則封以為王哈密是也此非其已効耶或曰土而握兵不有江右之慮耶此不達地勢者也寧濠據江漢之上游謂之建瓴而下滇南處一隅之絕徼謂之仰面而攻安有仰面而攻可以取勝者耶且夫萬里遐荒之徼而欲與中國爭衡

則公孫不圖於白帝尉陀不帝於南海矣或曰炎荒遐裔之區以王親子弟不幾於竄耶此又不然夫閩廣滇貴皆膏腴樂土百物所生而齊魯燕趙之地有不及也其視山陝之邊郡苦樂又相懸絕試取山陝邊郡一府宗室煩少者遷之滇南有不樂就者耶嗟夫天下無事而為迂恢之談人必咲以為狂且言干時禁勤慮後患誰肯倡不急之議以駭衆聽姑記之以備一策耳

詳制諸王食邑不過千戶乃漢封一小侯也公

至不過三百五十戶太平獨加至五千戶可謂侈矣　本朝公主食邑不及前代而　親王歲祿本色萬石則過唐宋遠矣

國家分封諸王體貌甚重其後宗人蕃衍族屬益疏又以祿糧支給仰哺有司於是禮體日以衰薄故親王有不受方鎮之拜者有以刺書名與百吏爲平交者有守臣傳呼而出郡王引車避之者有下邑令長入郡城不謁親王者皆非禮也新進書生不讀令甲萬一有舉　祖訓以

摘者其何說之辭士君子立官行己自有正道不在以虛文取勝博剛峻之名及侵干法紀為識者所哂近見一二近臣出使藩府即與親王爭禮取勝於揖讓之間以為不辱君命予嘗哂其迂蓋事有同形而異情者如出使敵國則折敵國之禮所以尊朝廷柰何以敵國外夷視親藩而與之爭勝天下一家自分藩籬此褻君之大者不辱何居

恩澤

古時將相大臣祿賜甚厚與今相去遼絕如漢時將相封侯皆有國土而人主賜予動至千萬即如賜黃金百斤將相之常也以百斤計之爲黃金千六百兩直白金數千矣如唐時宰相食料一月三千緡一緡爲千錢當直三千金矣古之上將三公其富與今親王等視一品秩祿何啻十百亦其特物力充溢公私給足與今不同也

漢臣賞賜如宮儀所載臘賜大將軍三公錢各

二十萬特進侯十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三萬侍中大夫各一萬千石六百石各一千虎賁羽林郎二人共三千此舊制也章帝寬仁賞賜群臣過於制度則又不止於此矣 本朝三大節止於賜鈔鈔法不行止為故事而已 世廟在西內賞賚入直大臣每每隆渥而方士法官之流皆得橫賜為煩費耳 今上即位歲時大節閣臣講官多有金帛之賜而六卿以下皆不得與然每節賞數十萬則宮眷內監皆仰給

歲時賞賚以自潤其勢不可已也較之前代費亦嗇矣

唐制文武朝臣五時賜衣皆以製成之衣賜之也杜詩云意內稱長短終身荷聖情又云賜分雙管筆恩降五銖衣是矣又其時百官遷轉賜緋皆出內府不知宋制如何　本朝絕無此典惟百官月俸有折絹之名而輔臣侍從間有既頒之賜亦內帑文綺非有成衣也新中進士國子監給羅襴猶有古意

唐初三品以上賜金裝刀礪石一品以下則有手巾筭袋開元以後百官朔望朝參則佩筭袋各隨其所服之色餘日則否此則宋時魚袋之製也　本朝文武大臣扈從車駕則賜繡春刀椰瓢茄帶亦是此意但唐宋通服以為章彩今止以充賜近臣而不以為法服爾

唐賜彩十段為絹三疋布三端綿四屯若雜彩十段為絲布二疋紬二疋綾二疋縵四疋亦曰賜物十段　今制賜衣一襲為三匹

三代以下待臣之禮至勝國極輕　本朝因之未能復古第舉喪禮一節兩漢時王公將相葬日天子御門望送魏晉哭於東堂六朝人主臨吊至唐宋猶有望送臨吊之禮　本朝惟　國初一二元勛有車駕親臨者自後無復此事惟是一品大臣輟朝一日　人主素服臨朝其後率從者便惟於歲終一日并行而已然賜葬賜祭頻繁優渥恐前代不能及也至於推恩三代一如見爵則尤千古曠絕之恩矣

今元宵節假即唐人賜酺之遺意也唐制百官
於春月旬休選勝以樂自宰相至員外郎凡十
二筵各賜錢五千緡玄宗或御花蕚樓邀其歸
騎留飲盡驩此雖非三代之法亦太平之象君
臣相悅之風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人臣奉官
修職夙夜在公而以一日之逸償十日之勞聖
人不費焉　成祖遇元宵令節百官休沐十日
飲食快樂正是此意近年以来上以文法束吏
下以刻核取名今日禁宴會明日禁遊樂使闕

廷之下蕭然愁苦無雍容之象而官之怠於其職固自若也辟之天道有煦嫗和煕之氣遊於兩間而後萬物發生百昌皆遂必使慘慄迫脅無樂生之心此近於秋冬歛藏之氣矣豈所以調六氣之和養煕皞之福哉

漢時每大有慶輙賜民爵一級不知其制何如唐時如劉知幾所陳海内具僚九品以上每歲肆赦必賜階勲至於朝野宴集公私聚會緋服衆於青衣象板多於木笏可見當時賜爵之濫

然察其語意蓋見任庶官普加階級而不及平民與漢稍異宋時每遇郊赦普賜恩階所及雖多而時頗希濶與唐亦異然皆賞不酬功舉非論德名器大濫不足為榮 本朝無此法矣惟覃恩大慶各與應得錫命以為恩典較之前代最為得體

三代天子巡狩有召見百年之禮宋時民間百歲者部使以其名聞詔賜粟帛及爵猶有古意近世此法亦不行山澤之民有年至百歲而長吏

不知有老老之仁蕩然存矣萬曆辛卯武林鍾化民巡按山東行部登萊海上會有養老之令詢訪二郡境內八十九十者召至行臺面加存問至繪爲一圖中間至九十以上者幾十人爲可謂秉行德意有三代之遺矣而時俗目爲迂遠不急俗之敝也久矣

國體

本朝姑息之政甚於宋代但其體嚴耳宋時待下有禮然至於兵敗必誅贓罪必刑未有姑息

選就以全體面者　本朝無其恩禮而法亦不行甚至敗軍之將可以不死贓吏巨萬僅得罷官是呑舟之漏也至於小小刑名毫不假借反有凝脂之密則輕重胥失之矣

宫禁朝廷之容自當以壯麗示威不必慕雅素之名削去文采以褻臨下之體宣和艮岳苑囿皆倣江南白屋不施文采又多為村居野店宛若山林識者以為不祥吾觀近日都城亦有此弊衣服器用不尚髹漆多倣吳下之風以雅素

相高此在山林之士正自不俗至於貴官達人衣冠輿服上倫國容下明官守所謂昭其聲名文物以爲軌儀而下從田野之風曲附林皋之致非盛時景象矣

唐莊宗苦禁中溽暑欲擇高凉之所皆不稱旨宦者因言臣見長安全盛時大明興慶樓觀以百數今日宅家曾無避暑之所宫殿之盛不及當時公卿第舍耳此雖迎合之言其實兩京盛時公卿第舍有侈於洛州行宫者盛衰之迹此

其可見者也因考漢唐以来將相大臣祿賜豊産居處華盛類合王侯下至宋元稍覺不及我　朝則益儉矣勲臣世爵往頗繁華近日窘迫已極惟親藩中貴猶覺華侈文臣位至極品一措大居耳寓居都市下同齊民元輔之居不容旋馬其他可知此於士風甚雅於國容則未備也

天下財力止有此數不在此則在彼漢時離宮別館至於百千崇麗造天宋元以来正衙之外

離宮甚稀至於　本朝則大内之宮亦止一二而都城内外寺觀數十百所金碧焜煌畧如帝居則漢代離宮之盛化為佛土矣前代公卿大臣居處服食不減王侯　本朝即元勲大臣自奉儉陋而親藩有土之貴宮庭服用與人主相埒則漢唐大臣之饗歸於天潢矣夫人臣之盛歸於天潢固其所也人主之居化為佛土不亦過哉

漢時郡國守相置邸長安唐諸路大使皆有進

奏院宋真宗時置朝集院於京師凡陞朝官到闕並館於院中官給公劵兵士隨直惟可至朝堂省部不得他往此法亦善今入覲司府等官皆自僦民居及考察坐棚類如拘囚殊非體面若令一省自備公費各置一邸以待朝集之吏亦大體也今上下相察察於鉤考而紀綱所在視為不急未有不以予言為迂矣

大明門前府部對列棋盤天街百貨雲集乃向離之景也往時五部升堂或至午刻予在南宮

自悲廢時失事且示怠緩令以巳時升堂頒覺嚴肅數日後偶求一書向部門書肆覓之則以堂事早畢校文人散書肆隨之而撤予因悔曰悞矣五部在天街之左天下士民工賈各以牒至候謁未出則不免盤桓天街有所貿易故常竟日喧囂歸市不絕若使供以巳刻完事候者皆散市肆無所交易亦皆早撤則日中之景反覺寥闊非國門豈豫之景矣因嘆前人舉事皆有深思正不可以一時意見妄為更移且部堂

之政乃　朝廷大体所關與有司法守不同亦
不必慕勤敏之名失衙大之體也因令所司核
牒升堂一如故事云
儀司集進表包袱分送三堂供儀從之衣此古
所謂集上書囊以為帷帳者雖未大傷然於大
臣體面亦屬不雅若將此項留作三堂公用如
出門中火及東套書帙之費取足其中歲可得
數十金亦頗足用祠司既無別項支費教坊編
派勢不可已宜將各項名役盡為裁革留作寫

字名色遇內府文移有所需索令其稍備錙銖以應其索亦未為過惟以供億堂司則甚失體耳

管子治齊設女閭七百徵其夜合之資以助軍旅此在王政視之口不忍道即後世言利之臣亦未嘗榷筭及此者其可鄙亦甚矣而近日所在官司乃有稅及此等者如臨清之差役通州之饋程多取諸此此弊政之當革者也不但有司乃至禮部堂司出入供需或令教坊人役治

具以從此最不美之事當在部時屢欲裁革以
請告匆匆未及設為章程第遇公出令所司別
具資費給賞其人而已此在必所當革而別議
公費可也後有賢者亟行之
沈大宗伯在部於禮教風俗鋭意匡正前後所
奏禁奢抑浮不下數疏一一曰言及倡優一種寖
傷風化欲建議通行天下盡為汰除予曰此恐
不能為亦不必爾自古以來有此一類先王以
禮防民莫之能廢必有以也何者天地六氣自

有一種邪污必使有所疏通然後清明之氣可以蓧完辟如大都大邑必有溝渠以流其惡否則人家門庭之內皆為穢濁所留矣先王救俗之微權有不可以明喻者存而不淵可也况公以為然因止其事

三代以下國體之尊莫有過於我 朝者如漢唐盛時與匈奴烏孫猶稱甥舅之禮宋之全盛與契丹為兄弟之國此其寡尊時也 本朝控制四夷皆為臣妾坩虜之裔厥角受賞即其君

長不敢與邊臣抗違其他西域諸夷自稱奴婢視甥舅兄弟之國何啻霄壤乃近日一二小夷梗化方外在　朝廷視之猶蚤虻鮮弥而當事之臣不及遠稽前代論事建議輒引失體致款言入之末人洞比況非惟事機不合其於名言之體亦甚失矣辱國之罪莫大於此
蓋謂天下之事有不可膠柱而談者因時制宜存乎人所處耳萬曆乙亥西域獻千里馬濬之郎中大宗伯欲部檄却之不為上奏時以為得體予

論以為不然何也彼遠人慕義從萬里獻馬復使之持去以為朝廷惜償馬之費意必怏怏不如以詔旨却之而償其道里之費與所獻畧相當不則受之以付北邊為候騎可以示西域不貴其馬以折其心可以示北夷中國候望有西域寶馬也此於朝廷之體無損而事又兩益乃徒以漢文却馬事為比則迂矣千里馬乃天方國所獻時儀部唐君鶴徵主會同館嘗邀予輩數人往觀馬青驄色耳如竹葉鹿頭鶴頸

不甚肥大而神駿權奇意態閑遠步之皆堀盤旋如風恨不見其一騁耳因憶李杜詩中所稱殆非虛語

唐時禁京城丐者分置病坊於諸寺以廩之亦謂之悲田院即今蠟燭幡竿二寺也從古都會之地乞丐遊食者衆故唐宋以来皆有悲田之設第不知當時有司奉行何如若今蠟燭幡竿二寺所養貧人不及萬分之一而呼號凍餒充溢天街至於不可聽聞則二寺之設亦何為公

孫大老有載錢自隨車馬所過輒散以予之每
逢呵殿羅列道旁小民相傳以為美談此所謂
惠而不知為政也身為公卿海隅一夫咸使得
所闕廷之下流離吁號是誰所致而乞與一錢
以為私惠若里巷婦人之為者豈惟不知職掌
亦非所以壯國容矣

穀山筆麈卷之四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于緯校梓

相鑒

宋時宰相省閱進奏文書同列多不與聞熙寧初唐介參政謂首相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事不與知上或有問何辭以對乃與同視後遂為常介之請公亮之從皆政體也朝廷防宰相之

專設叅知以為陪貳而不與省閱職守安在勢之所歸不免專擅有自来矣　本朝六部奏疏例皆三堂同署而謀畫源委左右二卿往往不得與聞惟奏牘已成吏銜紙尾請署二卿以形迹顧避亦不問所從至於銓曹進退人才頗關要秘甚或在廷已聞而兩堂不知惟太宰一人與選郎決之此非與衆共之之義也正卿與郎吏為寀視同列如外人及有不當上心疾言對狀左右二卿又難以不知為觧是不使之與其

誅而使之同其譴也豈徑政體有失亦非人情矣而極重難返至於成習不亦異哉內閣本揭署名體亦類此往往復有密揭則更無從與聞矣台衡之地遂樹荆榛可慨矣

首相之權自古為重賈似道當國葉夢鼎為右相有辭求恩澤者夢鼎以為可與似道以恩非已出罷省吏數人夢鼎怒曰我斷不為陳自強即上疏又為似道所阨乃引杜衍故事單車宵遁可謂不降志矣大抵次相之體取拱默為容

引嫌自避稍涉可否便是異同相沿成俗牢不可破要皆叔季之風也令元凱岳牧集於一堂同心一德甲可乙否不失為和安取此瑣瑣形迹為也

宋王珪自政府至為首揆凡十六年無所建明有三旨相公之目傳笑史冊　本朝　泰陵在位淵黙日久一日召見輔臣有所訪問猝不能對但叩頭呼萬歲而已當時目為萬歲閣老可作一對

貴溪夏公言以大禮得幸從都給事中遷御史中丞翰林學士遂至大用　世廟眷禮寵遇無所不至其後　上於宮中祈禱禁直大臣皆賜星冠夏不受　上大恨之即賜策免已而復思之一日於几上書公謹二字公謹者夏字也左右窺知　上意因留其字不除　上復過之而咲左右密語分宜分宜固恨夏不得已欲自為功因白　上故輔臣言可召用也有詔徵詣闕下比至數使迎問於道寵眷倍昔分宜心害之

未有間也而事之甚謹至不敢與分席夏公性
頗伉直見上委任無所顧忌視分宜如無也分
宜益恨日夜求以中之會督府曾公銑建議請
復河隍夏公喜事從中主之然 上意頗憚不
欲為分宜竊知之因以此中夏先賂左右為計
伺上禱祠時即日以曾公請兵疏上 上固不
快令夏公擬旨力賛其議又以 上有事時奏
之 上因問曰此事竟可成否左右皆曰萬歲
不問奴不敢言曾見銑疏來舉朝大臣相顧駭

愕以爲召釁生事危可立待　上色動以札咨問分宜分宜密疏此事決不可成獨言力主之臣等實不與聞　上怒遂逮銑下吏論死夏公亦以其故死西市也
分宜相嵩既殺貴溪逐諸城專任二十年獨華亭與之左右勢且不免會吳中有島寇華亭即卜宅豫章佯爲避寇之計有司爲之樹坊治第附籍江右又與世蕃結親江右士大夫皆講鄉曲之誼於是分宜坦然不復介意已而謀逐分

宜世蕃誅死即籍南昌里第解江右之籍
分宜相在位江右士大夫往往號之為父其後
外省亦稍有効之者某某者其最也某某既以
父分宜故位至卿佐得　上寵眷迺稍欲結知
人主不禀其命一日密進藥酒方言授之仙飲
可不死獨臣與嵩知之　上曰嵩有此方不奏
某某奏我分宜聞之大懼且恨立召某某問曰
若何所獻對曰無有分宜取進酒跡示之某某
長跪頓首分宜怒叱之不起呼左右捽出命門

者毋敢為某某通當時分宜一睚眦者立族矣某某日夜憂懼不知所出從世蕃乞哀世蕃憐之為白夫人夫人以其兒也殊不忍其歔欷一日相君洗沐義子皆来起居置酒堂上相君夫人上座義子及世蕃列侍惟某某不得入乃曲賂左右伏於櫺軒之間酒中夫人曰今日一家皆在目中何少某某相君嘻曰阿奴負人那得在此夫人因宛轉暴白相君色微和某某遽走入伏席前涕泣相君不得已遂留侍飲盡歡而

出其後竟不能免也盖分宜所殺甚多大氐元出門下而後棄去者此其人得罪深於不相知足為奔走權門者之戒矣

豊城有大司空才臣也其始因緣分宜得九列壬戌萬歲宮災分宜請還大内　上甚不悅乃稍屬意華亭分宜肺腑即有去事華亭者司空其前茅也一日分宜在直司空侍坐分宜嘆曰近日少湖間承一二密札遽作驕腸何其不賡此老夫二十年前光景也司空即大聲曰徐老

先生白是爲義相公未可厚非分宜大詬曰諸
孫吾里子耶何得爲他人乃爾司空應聲曰其
譬一品尚書柰何以語言辱我分宜罵曰尚書
眼所乞與敢爲此態司空即走白華亭華亭密
啓狀　上札報曰嵩非詬禮乃詬卿也自是分
宜日攜矣

分宜相在位權勢熏灼中外累脇家僮永年用
尋公卿與之抗禮號爲寉山先生得與寉山先
生一遊者自謂榮華方鎭牧守以下不得與永

年游一見蒼頭下走無不折節一日有士人候門久不得見因求空地溲溺一僮見見之即提其耳大詬其人遜謝求鮮識者走視之則一九卿也又一監司求見胄子衆樓世蕃者彷徨移時一蒼頭方坐便房令人理髮監司求為一通蒼頭不應監司以十金奉之蒼頭即擲與鑷工示不屑其人駭懼謀之相知益金若干以進蒼頭方首肯令得一見云其所奉東樓父子者又不知幾何矣

東樓狎豎善以數御物一日與客坐適有餘氣客即拂鼻問何異香東樓佯驚曰失氣不臭者病在臟腑吾其殆矣以鈎客語客必須又拂鼻曰却也微有氣息東樓大咲以告所親蓋亦輕之也

膠州有藍道行者善降紫姑走住長安出入公卿門下華亭欲逐分宜念無以間其寵有言道行者因薦之上召入禁中使言禍福竒中

上甚信其言恃以決事一日分宜有密札言事

華亭以報道行道行即為紫姑語今日有奸臣奏事　上方遲之則分宜札上矣　上即疑爲或以告鄒御史應龍鄒以為奇貨恐有先之者即遽上劾不及盡得其事惟取一二著者列之使稍從容當頗詳耳

分宜在位權寵震世華亭屈巳事之凡可以結歡求免者無所不用附籍結姻以固其好分宜不喻也其後分宜寵衰華亭即擠而去之林御史潤復奏世蕃怨望謀逆有　旨籍沒其家將

處以極刑分宜託華亭之客楊豫孫范惟丕者居間求解以重賂進華亭欲弗受二客曰公若不受彼將疑公受之以釋其疑可也賂入華亭心動欲為道地免世蕃死二客又曰彼若得免人將疑公殺之以絕衆疑可也翌日　命下世蕃赴市矣二客卒於華亭意氣張甚知者意其必有陰報已而楊至湖廣巡撫中丞謝[illegible]夫人為弟所殺楊又正弟於法死者二人范至雲南副使一子舉於鄉攜一名妓赴征死於舟中輿

尸而歸人以爲嚴氏之報也又三十六年爲萬
曆丁酉嚴之孫貧甚往往嚇徐以寄貲爲言徐
氏弗應
華亭相其父故府吏也生兩子長者相公其次
陟爲少司空並以進士位至卿相可謂榮矣然
其昆弟頗失歡積久成郄相公柄政少司空以
南廷尉考績請關相君處之落落司空甚恨即
上書告相公陰事其詞甚不可掃因自罷去相
君遂政司空逆諸江上素服而泣相君亦不問

也

其人以織作為業即士大夫家多以紡績求利

其俗勤嗇好殖以故富庶然而可議者如華亭

相在位多蓄織婦歲計所積與市為賈公儀休

之所不為也往聞一內使言華亭在位時松江

賦皆入里第吏以空牒入都取金於相邸相公

召工傾金以七銖為一兩司農受不能辨也人以

相君家鉅萬非有所取直善俯仰所居積工計然

之策耳愚謂傾瀉縣官賦金此非所謂聚斂之

臣也以大臣之義處之謂何如也

分宜業罷華亭柄政人心向慕翊翼亦廣新鄭高公拱一入樞府即與爭權隆慶改元新鄭自以御日登極又性素直率圖議政體即從旁可否華亭積不能容廣平人齊康者新鄭門人也上疏劾華亭極其醜詆時新鄭勢甚孤又康言多謬於是舉朝大臣各具一疏劾新鄭及康而為華亭解請自六卿棘寺下迨冊書行人外至藩臬無恥者凡二十八疏時　上方嚮用新鄭

左右又多其舊人堅欲留之後見舉朝哓哓不
得已罷新鄭方是時江陵張公居正與新鄭厚
見其狀不平往請華亭華亭不聽一日華亭以
政務咨之江陵謝曰某今日進一語明日為中
玄矣其明年戊辰華亭即罷蓋江陵有力焉
隆慶己巳　上特旨相內江趙公貞吉內江素
豪直自用又為　上所識拔江陵恐其逼也謀
召新鄭而內監陳洪者又新鄭里人於是以太
宰召還庚午新鄭入其年罷內江已而南充陳

公以勤自去其明年辛未罷淮南李公春芳又罷歷下殷公士儋於是新鄭以首相行太宰事江陵並相有 詔不再卜云新鄭之入也對士夫語嘗曰華亭有舊恩後小相失不足為怨男兒舉事要正大磊落若恩怨二字不能擺脫尚何可云其時朝臣盡信以為大度後柄用頗久情志稍露而門下奔走之士各務鑿空効奇以博寵祿於是報吳之衆兴矣廣平蔡國熙者故華亭門下士也以講學事華亭號為入室至是

攘臂請行至吳即風郡邑剌華亭蒼頭不法文致其三子皆論戍遝三子者一為奉常兩為尚寶華亭子孫牽衣號泣華亭應曰吾方逃死安能相活即跳西湖避之平湖陸五臺先祖者亦華亭門人與蔡同侍揮麈因徙為華亭求解冀以門墻故誼動之蔡曰凡吾所為者皆為相公地也不如是相公不安陸知不可奪亦無所為

討奏　上部覆未報而新鄭逐矣

新鄭之入也江陵有力其始相得甚驩如出一

口既而諸相皆逐惟二人同事新鄭稍稍自用
用宋程之策間摘江陵之黨江陵不能平也已
會　今上即位新鄭條上五事大率禁中官之
權使政歸內閣中官見之大恨一日內使奉
旨至閣傳諭云云新鄭曰旨何人調中使以
上意應新鄭即曰　上冲年安知調旨皆若曹
所為也吾且逐若曹矣中使入言狀馮璫大恐
新鄭又已令臺諫六人劾之馮璫又恐謀逐新
鄭益亟按其奏不下江陵即行視陵地往返三

日抵邸稱病不出一日有　旨召成國內閣六
部至會極門　宣諭新鄭以爲黨詠行且法
馮璫也甚有喜氣或叩今日　宣諭何事即應
曰當是雙馬謂處馮璫也江陵方卧病令二人
掖之而入皆伏門下中使捧　詔新鄭以手仰
接中使不也以授成國新鄭色變及發讀之乃
逐新鄭　旨也自是宮府一體同心若蘭矣
馮璫與陳洪有郤洪者高公同里故亦忌高而
深與江陵相結及　上初政高以顧命自居目

無群璫憑愈恨之既去猶不能釋然會有王大臣之事因風使引高公使校逮其舍人初高公大恐而欲自決及聞使者來第逮其僕遂止而御史大夫葛公守禮為高力解江陵意亦憐之又朱太傅希孝多行金及賓客請於馮馮知不可誣亦稍解及高公僕逮至雜之衆人中以間大臣乃不知面遂奏釋僕高公無恙也

新鄭既為江陵所逐罷歸里中又有王大臣之構益鬱鬱不自安一日遣一僕入京取第中器

具江陵召僕問其起居僕泣訴抵舍病困又經大驚幾不自存江陵爲之下泣以玉帶器幣雜物可直千金使僕賷以遺之又新鄭家居有一江陵客過乃新鄭門人也取道謁新鄭新鄭語之曰辛煩寄語太岳一生相厚無可仰托只求爲于荊上市一壽具庶得佳者蓋示無他志也萬曆戊寅江陵歸葬過河南往視新鄭新鄭已困臥不能起延入卧內相視而泣云是年新鄭卒無子夫人張氏遣一僕入京上疏求䘏典因

賚千金器物往獻江陵江陵郤之其僕泣曰夫人使告相公先相公平生無所愛惟此器物無子孫可遺謹以獻相公庶見此物如見先相公也江陵色動憐之乃盡納其所獻翌日卹典下矣

萬曆初年江陵用事與馮璫相倚共操大權於君德夾持不為無益惟憑藉　太后携持人主束縛鈐制不得伸縮　主上聖明雖在冲齡心已默忌故禍機一發遂不可救世徒以江陵擅

抑言官操切政體以爲致禍之端以奪情起服二子及第爲得罪之本固皆有之而非其所以敗也江陵之所以敗惟在操弄主之權鈐制太過耳

自古大臣殊禮至於贊拜不名而止過則不臣矣守文護爲周太宰有詔自今詔誥及百司文書並不得稱公名甚於贊拜不名矣頃者江陵柄國禮遇殊絕上而

旨勑下而題覆不曰元輔即曰太師並不著其名氏此待守文護之禮

也當此之時識者已為之寒心矣而群小翕翕猶以為未至也假以歲月何所底止噫亦險矣人主年少未能專決大政大臣不宜受重爵如漢武帝遺詔封金日磾日磾以昭帝少不受封其後病困大將軍乃自封之日磾有大臣之義矣　今上十齡踐祚未親大政江陵遽逐中州儻忽自貴官至極品何其識不如一亡虜也乙亥十二月御史傅應禎上疏論事引三不足之說以適江陵而其辭不著左右以江陵之指

從史激怒目為誹謗　上遂震怒下吏問狀大
司寇王公崇古當之罰金　上不從令謫戍極
邊丙子正月六日　上御文華殿開講　上召
江陵問曰應褫以三不足誣朕欲予廷杖先生
何以不肯江陵對曰無知小人狂悖妄言死有
餘辜但朝廷待言官當存體面昨如此處置外
人已知朝廷紀綱　祖宗法度　皇上不必介
懷　上曰先生當盡忠報國不要避怨江陵奏
曰　先帝臨終親以　皇上付臣臣受　皇上

厚恩捐糜難報何敢避怨　上曰昨文書官持本詣閣二先生何不出一言想也是避怨江陵復奏二臣皆臣所拔以事　皇上盡心爲國決不避怨但二臣事體與臣不同凡此皆臣之責

上曰科道何以申救江陵奏曰此皆故套亦非有所欺慢　上曰渠等疏中說應禎有八十老父即取登科錄檢之禎但有毋無父此何謂不欺江陵又申解一二　天顔乃霽二公竟無一言二公者桂林呂公調陽蒲坂張公四維也

故事朝紳下詔獄同官及里人送至錦衣門外及應禎下獄江陵令錦衣余蔭偵送者以聞於是給事中徐貞明御史喬岩李禎皆得譴去未幾而劉御史臺疏至矣

丙子正月劉御史臺方按遼東具疏論劾江陵而蒲坂武林亦在指中武林者冢宰張瀚也有詔繫臺下吏　上使謂相君杖臺戍邊江陵上疏論救奪官為庶人臺與應禎同邑人應禎以三不足之說奏不過微文指斥而臺疏數千言

攻擊相君不遺餘力然應禎得禍甚於臺者禎詞連袞職故得中以危法而臺直劾二相不涉乘輿即　上亦不甚欲竟之也然江陵恨臺甚竟以法戍之使至於死○士夫相與傾平日涿容如何若為浮慕一時之名而納交於賢者亦好名之累也劉御史臺與予舊曾相處其出按遼左亦曾分俸相遺及論江陵逮舍予策馬往候同年故舊視者甚少惟習太史時甫在爲戍曰時甫子女姻家不得不爾子亦若為往視可

謂好名予曰不然人若素昧平生即有今日之名亦無因而交若平時有舊即冐不避亦不得絕此君原有往返固不可畏咎而避亦不為慕名而交也

萬曆丁丑江陵奔喪辭朝上御文華殿西室江陵墨衰入見泣涕陳辭上亦為之技淚一時相傳以為古今寵遇而不知賈似道故事也似道平時尊禮至於入朝不拜退朝而出人主避席目送駿庭始坐已而稱疾乞歸人主涕泣

拜留至命大臣侍從傳旨固留日四五至中使加賜日十數至此何禮也江陵晚節禮遇亦畧相倣至稱太岳先生 又過於往代矣嗟夫君上寵榮出於迫脅大非人臣之福有識之士以為懼不以為榮也

萬曆初政一日文華講退 上顧輔臣問閣臣呂本在家安否江陵大怒退召其子中書兊至朝房問曰 主上問尊公起居何緣受知兊大恐即上疏自罷旋被內察盖見 上問及恐其

復用故排抑之如此然呂公事　世廟　上尚
未生不知何以知其姓名此亦必有說矣因考
宋史有一事相類學士皮龍榮嘗為東宮舊寮
理宗一日問龍榮安在似道恐其召用謂所司
誣劾謫竄飲藥以死權奸之專主先後一揆可
嘆也

江陵剛愎自用頗類王安石亦有三不足之說
為御史傅應禎所劾然其心術之公尚不如安
石遠矣一日雷擊奉天門臺諫欲上公疏往請

江陵止之曰何必紛紛如此既是雷電如何能不擊物此其一証也

方江陵盛時士論洶洶以為必有異圖予獨策其不然自古奸雄欲盜人國未有不結人心者江陵十年在位所行無一事不失人心者此無他志可知也又諸子連舉鼎甲各列華要方且慕圭組之華以為榮寵使其果有大志安用此為以此二事策其不然

小人諂態無所不至古今一揆蔡京在位其黨

有薛昂者以京援引得至執政舉家為京避諱或誤及之輒加笞責已嘗誤及即自批其口謟至如此良可哀也江陵在位有朱御史者為入幕之客江陵卧病舉朝士夫建醮祈禱御史至於馬上首頂香盒馳詣寺觀已而行部出都畿輔長吏例致牢餼即大驚罵曰不聞吾為相公齋耶柰何以肉食餽我此又甚於昂矣嗟夫佞人也誠以趨事權要之心事其君上必為忠臣事其父母必為孝子而甘心若此人奴則養不

足為汚矣

游七宋九即梁氏之秦宮霍家之馮子都也一時侍從臺諫多與結納家者稱為兄弟一二大臣亦或賜坐命茶呼為賢弟邊帥武夫出其門下不啻平交矣九之聲勢稍不及七而能作字頗為主人代筆其富又過於七求其所以得寵皆食桃之歡也同時有王五者文雅不及七而富次之第其主人未甚當事且以清謹為名不大烜赫耳一日五謂人曰近日有給舍過我家

宋九適一邉帥遣使伺候元老先通阿九給舍問此誰也九對此某邉大將在我相公門下給舍即云煩兄通息于渠願與交歡世有此等諫官向吾輩求荐與邉帥遊大可咲也以此言之五之識過九七遠矣恨嘉靖間鶴山先生不及見後輩人品東海漁人作五七九傳志之

韓侂胄生日群寮畢集吏部尚書許及之後至閽人掩關拒之及之大窘會門間未及閉遂傴僂而入及久之不遷見侂胄流涕乞憐不覺屈

滕遂得參政當時有由賓尚書屈滕執政之語傳以為咲嘉靖中之嚴氏萬曆初之張氏公卿輻輳其集蜂屯蟻慕由賓屈滕之事頗不乏人不欲著其姓氏爾權勢之薰灼士風之萎靡不亦可慨哉

近世一二名文章家虎視一代嘗讀其所為文無論體格即識見志趣有大可姍咲者第舉一事江陵涓父七十朝紳各以文賀貢諛獻佞惟力是視衆方屬目一二作者及見其文莫不絕

國或稱嘉靖初年十上帝詔賜劍士將軍異人以
相君符之封君以稱相君為衆父封君為衆父
父衆父父者蒼[illegible]君是也中間不與之詞大都類
此非其才不足以利害之心勝也韓子論張旭草
書以為天下事無可動其中而後其書始精卷
諸公着其有所以動於中耶
萬曆甲申長安有七子之目萬曆辛卯長安有
八犬之目皆將相入幕之賓也八犬事連山人
下獄實狀為一人所賣別易一人以進其人不

昔上疏自白時人謂易矢云

華亭之富埒於分宜吳門之富過於江陵非盡取之多也蘇松財賦之地易爲經營江楚曠莽之墟止知積聚爲爾而彼以之敗此以之存豈歲星長在吳耶夫得地者得人得人者得天天亦何時定也

唐時宰相領吏部尚書選事悉委侍郎以下尚書不親也隆慶中新鄭以首相兼太宰辰入內閣巳入吏部部疏擬票俱出一手是左右奕也

新鄭之罷相道出某郡郡守某以其忤華亭也故不爲謁送留其行二日或問故曰此公得罪朝廷義不當奉其後新鄭再相掌太宰辛未大計郡守已至憲使新鄭於衆中數之其人大慚聞者皆笑

萬曆甲戌有詔發帑金若干橋涿之胡良渡大司空朱公衡力爭又建玉女祠於涿以内帑二千劭司空修之司空又爭内中滋不悅江陵故薦南司空武林張公瀚爲太宰司空以望當得

不能無怏怏武林心害之司空以甲戌六年滿九載考其前十日林諫議之疏上矣江陵使謂馮璫　太后比有興造司空從旁格阻司空門下多客能攬內權馮璫主於中司空遂罷　太后又嘗為武清治第費以數萬司空稽故事請多所裁抑　太后亦頗啣之

河中太宰楊公博既去當推太宰者大司空御史大夫已而廷議會推首御史大夫次大司空次南司空明日　上御講幄呼相君問曰昨所

稚葛具非年老者耶對曰是 上曰置之 張某何如對曰踈遠之臣用之不敢負國 上曰善

命下舉朝大駭不知所出蓋相君以御史大夫素戇不能左右大司空有才交遊多恐其難制不如踈遠者易指使耳其票云云者迹也

賈似道加平章軍國五日一朝賜第葛嶺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大小朝政一切决於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而宰執不與聞也此與江陵盛時大相似江陵聞喪在疚三日不出閣吏以函

封章奏就第票擬次相在閣坐俟票進乃出此與呈署文書又不侔矣若徐爵以武校游七以家奴與聞朝政則又不啻瑩中應龍之比矣然宋雖末葉猶能斬瑩中應龍以正法典而 聖明之朝乃不能明加典刑以法二豎而使之老死獄中姑息之政何甚於宋乎

穀山筆麈卷之四終